



# 民国四公子中的两位周口人(下)

□王爱民

## 张伯驹与袁克文的交往



民国四公子中，张伯驹与袁克文过从甚密，友谊笃厚。可以说，袁克文是张伯驹早年最亲密的知己。他们既是同邑（周口项城），又有姻亲（为表兄弟）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们的品行相近，志趣相投。

1915年，袁世凯纠集一批狐朋狗党，紧锣密鼓，强奸民意，自欲称帝，遭到万人诅咒、唾骂。一时间“袁世凯”成了最丑恶的代称。其长子袁克定以“青官储贰”自居，次子袁克文终日赋诗习字，志在做一名士。

某日，张伯驹往访袁克文，适逢其心情不畅，闷闷不乐。张伯驹若有所思地劝袁克文：“作些诗词，也可以排遣不快。”袁克文凝视着表弟，兴致顿然而起：“正有一新作，待你指正。”说完，便拿出自己的一首新作递与张伯驹，张急忙接过来拜读。诗曰：

乍着微棉强自胜，阴晴向晚未分明。  
南回寒雁掩孤月，西落骄阳黯九城。

弱隙存身争一瞬，蛩声惊夜欲三更。  
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

张伯驹吟至“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”时，双眸霎时射出欣喜之神，连声称道：“妙，绝妙啊！真可谓‘心有灵犀一点通’啊！”张伯驹对表兄委婉劝阻其父称帝一事感到欣慰、高兴。张伯驹谓表兄曰：“可将此作送项城（袁世凯）一阅。”袁克文面露难色，吐出了一口长气。张伯驹见状，陷入沉思。俄倾，张伯驹平缓地说：“吾辈既无力阻止长辈，大可不必自生烦恼。”袁克文微微点头，说：“也只能如此了。”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张伯驹与袁克文常常出入天津的国际饭店。表兄弟俩常邀请沽上词人王伯龙在饭店结社唱和。一群文人名士聚集一堂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。尽兴后，即在饭店开席。张伯驹每每慷慨解囊，他要过菜单，恭请诸位点菜，山珍海味，名酒佳肴，举杯相祝，好不热闹。

一日，张伯驹与袁克文聚会之后，回到家里，诗兴未尽，信手提笔填了一阙《人月圆》（晚归和寒云韵）：戍楼更鼓声迢递，小院月来时。绮筵人散，珠弦罢响，酒剩残卮。锦屏寒重，帘波弄影，花怨春迟。愁多何处，江

南梦好，难慰相思。

当时，张伯驹与袁克文不仅共填词，还常常同台演剧。

某岁冬夜，张伯驹与袁克文在开明戏院演出。袁克文饰演《审头刺汤》中的汤勤，极为出色。大轴戏为《战宛城》，张伯驹饰张绣，溥侗饰曹操。溥侗曾拜师黄润甫，饰此角深得黄润甫真传。阎嵩秋（九阵风）饰婶娘，钱宝森饰典韦，许德义饰许褚，傅小山饰胡车。凌晨2时，戏还在演，散场时已近凌晨3时。卸妆后，袁克文兴犹未尽，张伯驹送他去寓兰室饮酒作书。

街上，北风呼啸，雪花飘飘扬扬，瞬时布满整个天空。雪花被风吹舞着，落在地上，落在车上，落在行人的脸上。他们驱车同至寓兰室，室内灯火通明，炉火正旺。幽静的客厅里，一案摆放着名酒佳肴，一案摆放着纸墨笔砚。一男仆高喊：“袁公子、张公子到。”一群等候已久的室女急忙闪开一条路，十数缕目光投向入门处，只见英俊潇洒的两位公子并排跨入客厅。两位室女上前一步，接过两位公子的衣帽，回身挂在衣架上。时求袁公子书者甚多，故室女忙着研墨展纸。只见袁克文兴致骤来，左手持灯，右手挥毫，不多会儿，数十幅佳作即已就书。一群室女脸上立时扬起喜色，有的不时点头赞美。平时袁公子的字实在难求，今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数十幅，怎能不兴奋。

袁克文书毕已凌晨4时许，张伯驹独自冒雪而归。这时雪下得更大，风刮得更紧。张伯驹回到家挥笔写就和词，以记此事。

当时，张伯驹登台演戏，以冻云楼主名，故他和袁克文曾被人称为“中州二云”。沽上词人王伯龙题张伯驹的《从碧词》云：“洹上起寒云，词坛两俊人。”对二人的词评价很高。

项城相传有铁拐李的“过项歌”，铁拐李预言，项城地脉应出一个假皇帝和将相。袁世凯是袁安的后代。袁安至袁绍四世三公，出了一个袁术；从袁甲三至袁世凯，皆位三公，而袁世凯自称皇帝，恰恰是个假皇帝。时人将袁克文比作陈后主，或为过誉，然而，袁

克文文采风流，一世翩翩，中岁放歌，饮醉近妇，家国沦尘，暂短的一生感伤颇多。

而张伯驹与袁克文作为公子王孙，名门贵胄，偏偏又鄙视世俗，爱好也极相似，所以不仅受外人非议，也遭亲友谗毁。

有一次，两个人促膝夜谈，不无感伤。“我一向不被父亲喜欢，这也无关紧要，偏偏平地又起风波，患精神病的三弟在父亲面前说疯话，诬我和父妾有暧昧之事，父亲竟然相信，发疯似的要把我置于死地，多亏方地山师携我逃往上海，藏了起来，才免于死。”袁克文说到伤心处，痛哭流涕。

“现在，此事已息，又允许你回到北京，过去事就不要再想了。”张伯驹劝慰着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我不也是一样吗？我的那位表叔高采臣，对我演戏，尤其是演老生，极为不满，到处说三道四，搬弄是非。我一向不予理睬。最近，他又屡屡向父亲谗言，说什么大公子本应为将遇，为大官，都是因为演戏，坏了项城的风水也毁了自己，弄得张家跌下一坡又一坡，说张家将来就得毁到我手里。”

“五舅没有把你怎么样啊！”袁世凯之子均称张镇芳（张伯驹之父）为五舅。

“我已经30多岁的人啦，他不满意，也拿我没办法啦！”

“你知道吧？”袁克文压低了声音，“吴步蟾曾上书我的父亲，责备他称帝一事，父亲想把吴杀掉。我知道后，偷偷将吴护送到天津，隐蔽起来，才免了杀身之祸啊！”

“我早有耳闻，表兄这件事做得相当高明，我实在佩服。”张伯驹说，“表兄，我还听带有世俗偏见的人传说，你败坏了袁家的好事，我败坏了张家的好事，项城的好风水是咱们俩败坏的。”

袁克文说：“此类传闻不胫而走，好事者讲得绘声绘色。”

表兄弟俩相约：不反驳。不理睬，他传他的，我做我的，我行我素，依然如故。

表兄弟俩倾心长谈，甚为投机，忘了时辰。他们抬头一望窗外，东方已泛鱼肚白色。两人对视，笑了笑，心里似乎舒坦了很多。

几度沧桑，风雨飘泊，他们相见渐少。某年底，张伯驹赴天津袁家拜年时，抽身往袁克文处，俩人相见一面。张伯驹怎么也未料到，这竟是与袁克文的最后一面，张伯驹回到北京不多日，袁克文就与世长辞了。张伯驹早年的知己，就这样匆匆离去，他受到的打击甚大，曾一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。他曾书写挽联，以寄托哀思：“天涯落拓，故国荒凉，有酒且高歌，谁怜旧日王孙，新亭涕泪；芳草萋萋，斜阳黯淡，逢春复伤逝，忍对无边风月，如此江山。”

张伯驹曾得近代女词人吕碧城的词集《晓珠词》，前有陈沅序。张伯驹随手翻阅，每每勾起他对表兄的无限思念。吕碧城才貌双全，她与袁克文互相唱和，以词相知。当时有人愿为媒，但袁克文强抑燃烧的爱情之火，因为他已与刘氏结婚。刘氏逝世后不久，袁克文也逝世了，他与吕碧城之事便成了千古憾事。张伯驹曾写诗记之：栉才人久负名，洛神未赋亦多情。宓妃有枕无留处，惆怅词媛碧城。

张伯驹与另一位公子、清宗室镇国将军溥侗也经常同台演出。溥侗曾拜著名老艺人为主，演出过《弹词》《刀会》《风筝误》中的丑小姐，《群英会》中的周瑜，以演《弹词》最为著名。杜工部诗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溥侗演的《弹词》就是这一段故事。张伯驹与溥侗同演的《战宛城》，也颇有影响。

张伯驹与袁克文发表《蛇尾集》的《北洋画报》，乃少帅张学良委托他的挚友和高级幕僚冯武越所办。张学良与张伯驹也有共同的爱好，收藏墨宝，酷爱戏剧等。而少帅青年时代的名望则因他为军事统帅，仅东北易帜和进兵关内，再造统一两次壮举，使年仅30岁的张学良声名大振，被舆论界誉为历史的功臣。

民国四公子所走的道路和遭遇各不相同，但均声名显赫，有的家富万贯、官高权重，有的文韬武略、功勋盖世，有的鄙弃世俗、才华过人，其人其事，广为流传。四公子其人其事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忘却。